

黎秋找黑道上的人去医院救段春

7

官场小说

吴问银 著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南江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黎秋如愿以偿地“平安”退休了。正当他准备安享晚年时，老部下段春突然被“双规”。黎秋以营救为名，遥控指使江湖兄弟张军将其杀人灭口，随后又将张军沉尸湖底。正当黎秋自以为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时，不料，一名漂亮女主播的意外死亡，竟使纪委顺藤摸瓜掌握了黎秋犯罪的关键证据……

上期回顾

常乐乐本来约杨涛私下约会，但杨涛正在和黎秋他们聚会，走不开，就关了机。而常乐乐不知道此时她的同事钱文章正在跟踪她，钱文章一直想追求常乐乐。

“是你?乐乐,你怎么在这里?你在等人么?对不起,我走错门了。”钱文章故作走错门,用手挠着头说。常乐乐惊慌地抬起头来,看见是钱文章,立刻脸红得像西红柿一样,“怎么是你?”

“有个同学打电话约我在这喝啤酒,他说是9号,我就进来了,但我不知道你约了人在这儿,实在对不起。”钱文章边说边退到门外,然后当着常乐乐的面打手机:“我到了,你什么时候过来?什么,你有事不能来了,孩子发高烧?你早点说呀,害我白跑了一趟。算了,看在这事的分上,不跟你计较了,哪天非得加倍罚你不可。”钱文章常跟叶新闻后面跑,对他那一套对老婆撒谎不打草稿的功夫谙熟于心。钱文章看着常乐乐那诧异的眼神,心想现在戏演到这儿就看下一步了。于是他再一次走进门来,对常乐乐说:“乐乐,我真不知道你也约了人在这儿,我同学不过来了,我也该回去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钱文章特地加重了“你也约了人”,心想我使出这招杀手锏要的就是你解释一下。

果然不出钱文章所料,常乐乐说话了,依然红着脸:“钱主任,我并没有约人。实不相瞒,今天是我生日,我想一个人庆祝一下。”钱文章见常乐乐落入自己的圈套,心里一阵得意,他故作惊讶地说:“乐乐,你说的是真的吗?今天真是你生日?唉,你看看,怎么不吱个声,要不我现在让几个同事过来,大家热闹热闹?”

常乐乐连忙阻止说:“钱主任,不了,现在都快十一点了,这么晚了你叫大家来多不好,再说,我不想让人知道我生日,只对你一个人说了。”钱文章见常乐乐这样说,心里如同喝了蜜一样甜。钱文章在常乐乐对面自顾自地坐了下来。

两个人边吃边聊,常乐乐的心情很复杂,很快就喝醉了。钱文章送她回到出租屋内,将她安顿在床上,然

后他大胆地在常乐乐的脸上亲了一下,说:“乐乐,我走了。”常乐乐感觉晕乎乎的,她紧紧地拉住钱文章的手说:“你别走,我要你陪我,陪我嘛……”钱文章兴奋得神经发颤,一两年来苦苦守望今朝一下子全得到了。他答应一声钻进了常乐乐的被窝里,和她颠鸾倒凤起来。忽然,常乐乐迷迷糊糊中说了一句话:“海哥,我要你,你别扔下我不管……”钱文章听见常乐乐叫另一个人的名字,刚才还热情如火,现在如同被浇了一盆凉水,浑身上下来了个透心凉!

黎秋、杨涛和刘广财三个人一直喝到凌晨,刘广财睡觉去了。黎秋和杨涛一边喝茶醒酒,一边摆起围棋对弈起来。

“干爸,段春的事怎么办?要不我来安排一下,这事千万不能夜长梦多。”杨涛想起刚才黎秋说自己这次没进市委班子是因为段春的事牵连了,一直耿耿于怀。黎秋一边摆下一粒棋子,一边摇头说:“性急什么,一切我自会安排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占稳位子,静观其变。”杨涛从黎秋说话的语气中知道自己已胜券在握,便放心地下棋。

“金海岸”娱乐城原来是张军的夜总会,张军犯事后,树倒猢猻散,李小龙接手这块地盘,改名叫“金海岸”,他还把张军的手下“收编”,包括那位五柳乡的大美人柳月。此刻,他正搂着柳月睡觉,冷不丁听见卧室的门“砰砰”响,李小龙睡意正浓,被人惊醒,他一边咒骂着一边打开了门,只见手下阿贵正垂手立在门外。阿贵战战兢兢地说:“龙哥,有一个人要见您。”李小龙生气地说:“再怎么重要的事也没有老子睡觉的事重要,你去告诉他让他中午来。”

这时,阿贵身后突然闪出一个人,那人冲李小龙笑呵呵地说:“我确实来得有些早了,打搅李老板睡觉在下深感过意不去,不过这事十分重

要,是关于段主任的事,我想你不会不想听吧?”李小龙知道这个人所说的段主任就是指段春,他浑身一哆嗦顿时清醒了,连忙说:“请到客厅喝茶,我马上就来。”

李小龙见黎秋看自己,便也打量了他一下,只见这个人年约五旬,戴着一副黑边眼镜,嘴唇两边的八字胡须不像是生长的倒是贴上去的,乍一看,这个人倒十足像个古代的师爷。李小龙冲黎秋一拱手,问:“敢问您在哪里高就?”黎秋见李小龙把自己当成江湖中人,便笑道:“我不是道上的人,但我是段春的朋友。”

李小龙心想现在段春下落不明,内部的消息是他被双规了,如果段春真的被双规,那自己就被纪委的人盯上了。这个人会不会是纪委派来的暗探?想到这儿,李小龙走近窗台,透过窗帘向外面看了看,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。要是纪委的人来抓他,外面很可能被公安武警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黎秋见李小龙小心的样子,慢条斯理地说:“李老板也太过于小心了吧,我要是纪委的人还会坐在这里跟你聒噪,早把你抓走了。”李小龙还是不甘心,他怕这是个激将法,说:“您既然称是段春的朋友,可有什么凭证?我该如何称呼您?”

黎秋说:“凭证嘛我说一条,不知能否算数?段春屁股上有一块胎记,是跟我一道洗澡时发现的。至于我姓名谁,你不必知道。”李小龙见此人说得不错,于是说:“段大哥情况如何,还请高人赐教。”黎秋见李小龙开始信任自己,反倒自己对他不信任起来,嘲讽道:“段春在里面受苦,你在外面倒是风流快活呀。”

李小龙羞愧地说:“高人,我和段春是八拜之交的兄弟,我怎么会见死不救呢?只是他出了事后,我再无他的消息,手下的人也劝我逃走,可我不宁可被公安抓起来陪他一起坐牢也

穆百济得知没还他清白,退休不干了

6

人间百态

张慧敏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省立医院普外主任刘先达怕担责任拒收了危重病人王仙菊。次日,大外科主任穆百济被这位病人的丈夫许根树叫去看病。当晚,王仙菊因救治无效正常死亡。许根树被人利用,聚众大闹病房。肾外主任周立奇发誓为师傅洗清冤屈,但所有努力都使事情更加复杂。穆百济离任,一直把周立奇视为竞争对手的刘先达想竞争大外科主任。在大外科这个小天地里,医者、患者、医药代表,他们联合上演着一出出离奇的生死故事。

上期回顾

周立奇第二天来到医院发现王仙菊的尸体已经被运走火化,非常难过,并且他看到秃头和手下还有许根树在分五万块钱,周立奇跑过去骂了他们一通。

会了一天诊,穆百济回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三点多。今天的会诊也不顺利,在场的病人家属一直指责市立医院耽误了病人的病情。这个病人四十多岁,生病前是一个单位的领导。几个月前被查出胶质性脑瘤,发现时就是晚期,而且位置不好,长在脑干上,无法手术,所以一直采取保守治疗。为了减少病人的精神痛苦,家属和医生对病人隐瞒了真实病情,只告诉他是脑栓塞。现在肿瘤全身扩散到了五脏六腑,病人情况很不好。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纰漏,病人最近知道了自己的病情,大闹着说医生当初应该给他做手术,不应该让他拖到现在等死。

病人这么一闹,家属也觉得在理,觉得当初医生没做手术实在是错失良机,草菅人命。市立医院百口莫辩,只得由着病人及家属折腾,把市立医院的脑外科折腾了个底朝天。

对病人的这种求生欲望,穆百济十分理解,也能体谅病人家属的沉痛心情。但让他感到悲伤的是医生不是神,无法挽留住所有的生命。病人和病人家属的这种闹,无疑会让医生在今后的行医中更加如履薄冰和缩手缩脚。

见时间还早,穆百济就向科里走去。他想起了前天晚上的事。那个死去的王仙菊是他的病人,尸检他要回避,说不定现在已经有了结果。刚过了通往病区的月亮门,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。是医务部侯科长的电话。应该是尸检有了结果,穆百济赶忙接听。侯科长说:“穆主任,请问您在科里吗?有件事我想找您汇报一下。”穆百济回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办公楼,说:“要不我到你那里去吧。”侯科长说:“那也好,我等您。”

刚走进一楼右侧医务部的走廊,侯科长就迎了出来。侯科长用一次性水杯给穆百济端了杯水,穆百济接了坐下问道:“尸检结果出来了?”侯科

长一愣,像是马上意识到了什么,有些遮掩地说:“穆主任,我请您来不是为了那件事。”穆百济也一愣:“那还有别的事?”侯科长有些为难地说:“不好意思,其实也没有什么,只是要和您通个气。”

穆百济有些摸不着头脑,看着侯科长说:“小侯,不用躲躲闪闪的,有什么事直说就行。”侯科长这才说:“您不用放在心上,也就是听听而已。一个出院的病人,反映您多收费用,把事情告到了省厅,省厅把信又转到医院。”穆百济有些蒙,感到周身的血直往头上涌。太冤枉人了,怎么会说他多收病人的费用?“是哪个病人?怎么多收他费用了?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?”“您别着急,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,什么事也没有,对您咱们还不了解吗?他不服,可能还会到科里去闹,到时您别理他就行。”

穆百济感到头有些眩晕,有种想吐的感觉,但他还在支撑着:“我想问问这个病人,应该是个误会。”侯科长说:“他应该还会去找您,这人脾气很不好,您最好别理他,免得和他生气。”想想自己不会有多收费的事,穆百济心里就踏实了。

“尸检的事怎么样了?”穆百济突然问。侯科长又躲闪起来:“穆主任,这事我不是太清楚。”穆百济站起来:“没事了吧?我回科里去看看。”穆百济刚要往外走,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了,周立奇闯了进来。

看到穆百济,周立奇一愣,之后马上说:“穆主任,对不起,我没看好尸体。”穆百济看看侯科长,又看看周立奇,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他颤抖着声音小声问:“火化了?尸检没做?”见师傅这种反应,周立奇才知师傅还被蒙在鼓里,“师傅,怎么,您还不知道?”穆百济似乎站立不稳,又坐回到椅子上,他看着周立奇问:“你是说没做尸检?尸体被火化了?”

周立奇点点头。穆百济又问一边的侯科长:“侯科长,周主任说的都是真的吗?”见穆百济的脸色一下变得苍白,侯科长有些害怕,他忙说:“穆主任,不关我的事,我是跑腿的,领导让怎么做,我们只好怎么做,真的不关我的事。”穆百济脸上显出一副悲壮的样子,他坐在椅子上喘息了半天,之后艰难地站起来,拖着沉重疲惫的身子走出去了。临出门时,他自言自语道:“看来,这活是没法干了。”

一连两天,穆百济都没有到科里上班,只是打电话给周立奇,让他把名下分管的病人都分给了别人。周立奇知道自己做错了事,不敢多问,只管答应着。他以为老头子这次备受打击,想休息几天再来科里,也就没怎么放在心上。但到了第三天,还不见穆百济来科里,周立奇就有些着急。他把电话打到穆百济家里没人接,又打手机,竟然是关机。

汪道明也知道了这件事,他觉得这是老爷子在摆谱。也是想给老爷子一个台阶下,当下他就找司机拉上韩明辉和周立奇一起去了穆百济家,他要用自己的诚意打消穆老爷子的抵触情绪。到了穆百济家,却死活也敲不开门。最后,住对门的邻居被惊动了出来。邻居说:“穆百济老两口今天一早就去了火车站,说是退休没事了去北京儿子家抱孙子。”三个人站在门口傻眼了。

震惊是共同的,三个人瞬间冒出三种心思。汪院长心中愤愤而出的是不悦。就这么点事,何必生这么大的气?说擢挑子就擢挑子?不都是为了医院的发展吗?这么点委屈就受不了?权衡利弊,汪院长板着脸狠狠地想,走了也好,有这个死脑筋在这里横着,大外科的经济效益就上不去,新外科大楼就起不来!别以为没你地球就不转了,照转不误!

韩主任感到的只是吃惊。老穆可

不会苟且偷生的。”黎秋见他这样说,便点了点头说:“段春是个硬汉,他被双规后怕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就采取自残的方式,这样纪委就得送他到医院治疗,现在他已没有生命危险,正在南江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。”

李小龙闻听此言,高兴地说:“太好了,我马上安排去救他。”黎秋摇了摇头说:“现在纪委在南江医院特护病房布置了大量人手,连苍蝇都飞不进去,你怎么去救?”“这……不行,我带人冲进去,非把他抢出来不可。”李小龙咬咬牙说。

黎秋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,他看见李小龙急不可耐的样子,摇摇头说:“你这是蠢办法,你把他抢出来能逃得了吗?我有一个计策可保万无一失,但你必须依计行事不能出半点差错,你能否做到?”李小龙信誓旦旦地说:“高人若能帮我救出他,我一定感恩戴德,还会不听您的指点吗?”

黎秋凑近他面授机宜说:“你准备两辆一模一样的车,停在医院大门外的停车场上,记住不能有车牌号,最好是偷来的。你本人马上动身去南江,我知道纪委的人在哪个饭店买盒饭,到时你到厨房装作点菜,把这个东西放入他们的饭菜中,半个小时后你去特护病房,如果那些纪检干部睡着了,你就搀着段春出来,开上其中一辆车走,并让另一辆车也同时向另一个方向开走。如果纪检干部有个人没有吃那盒饭,你就准备医用乙醚,将他们迷倒。白大褂、口罩、安眠药粉和乙醚我都替你准备好了,你带上这些东西马上动身。这是一张电话卡,你换上这张卡随时和我保持联系,一旦成功就开车走南屏山方向,我会在那边安排人接应你。”

李小龙不断地点头,待黎秋交代完拿起他带来的一个皮包,对黎秋说:“高人,你放心,不出意外的话,三点钟我会准时到达那里,然后我会亲手将段大哥交给你。”

是省立医院的一张王牌,怎么说就不干了?这该不是梦吧?继而,韩主任又想,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,又会是谁来接替老穆的大外科主任呢?

周立奇的心情更为复杂。先是一种想哭的感觉,这么多年来,师傅对他如同严父,虽然师傅也有这般那般令他看不顺眼的地方,但猛一离开,他还真有一种断了奶的孩子般的失落和绝望。

晚上,周立奇一进门,陶婕就冲到他面前质问:“你怎么这么笨,连个尸体都看不住?”周立奇悻悻地走进沙发里,看了一眼陶婕说:“听杨海平说的?我告诉你,科里的事你最好不要插手!”陶婕说:“又不是我先找她,是她给我打电话找你,一大早就叫你起来去科里看看,你睡得跟个死猪一样,这下好了,证据没了,老头子也走了。”两个人一时无话,都坐在沙发上发愣。

过了许久,陶婕用困兽一般的眼神看着周立奇说:“往后你得好好改改性子了,没有老头子给你撑着,你要还像以前那样,怕是连吃屎都赶不上热的!”陶婕是东北人,从小跟着姥姥长大的她在大兴安岭的老林子里别的没学会,骂人的粗话一套一套的,平日里看不出什么来,一着急了就说粗话。

见陶婕的架势,周立奇知道接下来陶婕又要数落他的老实和不活泛,就不耐烦地说:“我还能怎么改?再怎么改不也还是我吗?”周立奇到厨房弄吃的,陶婕又追到厨房来。

出人意料,陶婕没有再指责周立奇,而是抢着干起了活。吃饭的时候,陶婕主动给周立奇夹了一筷子菜,语气柔柔地说:“立奇,以后就靠你自己了,什么事你都要多长个心眼。”到底是老婆,凶归凶,可终究还是和自己一条心。周立奇顿生感动,心里发誓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给老婆看看。